



# 理性、兴趣与实践

## 康德哲学中的问题

林 晖 著

上海三联书店



# 理性、兴趣与实践

## 康德哲学中的问题

林 晖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性、兴趣与实践：康德哲学中的问题 / 林晖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11

ISBN 978 - 7 - 5426 - 5390 - 1

I. ①理… II. ①林… III. ①康德, I. (1724～1804)—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6941 号

## 理性、兴趣与实践——康德哲学中的问题

著 者 / 林 晖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20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5390 - 1/B · 441

定 价 / 4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66019858

## 导言

所谓的现代性，在过去的近四百年间，从仅仅是描述西欧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具体历史阶段的精神特质的一个独特概念，历经曲折发展，竟然演变成为一个异常强大的普适性符号；而与之相连的种种问题，甚至成为了有着各自不同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不得不共同面对的急迫问题。事实上，这种急迫性，既反映了人们在应对现代性的具体问题时的窘迫无力，也体现了在寻找所谓现代性的适当出路时的焦虑不安，更是表达了对于现代性自身的某种根本性困惑。如果要从西方思想传统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现代性，尤其是从理性在现代重建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本身的特质及其内在冲突，康德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 – 1804)是西方历史上最重要并且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他毕生创造性的哲学探索，尤其是他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性考察、对理性权威的再建、对道德和宗教问题的论述、对自然和自然关系的澄清，以及对人类政治与历史的探索和展望，不仅造成了西方哲学思想在近代的重大转折，使哲学的研究深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且也为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对现代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路径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在政治学、历史学、宗教学、美学和法学等领域，康德的思想至今仍具有同样重大的影响力。

康德哲学之所以历久弥新，既是现代性本身曲折演变的困境所致，也是康德哲学作为现代性整体筹划的组成部分的位置所致。在今天，现代性的曲折发展和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已经对人类理性的健康发展的可能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康德的批判哲学，尤其是其实

践哲学，即便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可以被解读为对这种可能性的某种可能的奠基。

但是，对于康德思想的解读本身，却总是会表现为某种矛盾。正如英国学者奥诺拉·奥尼尔(Onora O'Neill)在《理性的建构：康德实践哲学探究》一书中所说：“康德之所以备受尊崇，是因为他在对人类自由的辩护以及对人的尊重方面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也是因为他对于下述观念的强调：理性能够指导行动。当然，他也曾受到指责，被指责为对自由的基础做了某种形而上学的荒谬解释，并对人的义务做出了某种往往令人反感而乏味的解释。许多当代的‘康德主义’伦理学的支持者们，想要的只是他的伦理学结论中更能让人感到愉快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其形而上学的麻烦。”<sup>①</sup>

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进入康德哲学内部时所能够感受到的“麻烦”，看作是从某个侧面反映出的康德批判哲学自身的整体性与厚度。而解读上的歧义性，则多少反映了人们在面对这一重要思想传统时所具有的基本问题意识，而这种问题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又正是建立在对整个现代性传统的继承和反思之上的。康德的批判哲学曾经面临着类似的继承和反思的任务。就康德所处的那个时代而言，其整个批判哲学最为迫切的任务就在于对旧有权威的安置和对新生力量的协调；前者主要体现为对于以宗教为象征的固有权威和相关教条的理性化处理，后者则体现为寻求新科学知识体系与新道德秩序之间的重新协调；事实上，这也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一项基本任务。康德始终以理性批判和自由作为这种处理和协调工作的基础和目标，这个基础和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标示出了西方现代性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性要素。我们可以把这种要素归为广义的实践哲学。

实践理性是康德批判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要理解实践理性的建构及其根本问题所在，就必须理解整个批判哲学本身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批判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批判哲学的根本目标以及批判

<sup>①</sup> 奥诺拉·奥尼尔，《理性的建构：康德实践哲学探究》，林晖、吴树博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

哲学的各个构成环节,尤其是康德对于理性批判标准本身的澄清。另一方面,康德关于理性兴趣的概念,以及他在兴趣问题上的多重指向,为我们深入批判哲学体系,尤其是深入实践理性内部分析和探究理性本身的处境提供了一条独特的途径。再者,康德在宗教、政治和历史问题上的论述同样构成了其实践哲学探索中的重要部分;如果我们把走出自然状态,进入法治状态和迈向永久和平看作是康德整个哲学探索的主旨,那么冲突与共存、矛盾与协调便是这种实践哲学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当然,对康德而言,这种处理的最终依据只能是人类的有限的理性。尽管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但是能够发现这种局限性的却也仍然是理性本身。据此,本研究的内容也相应地分为三个部分。<sup>①</sup>

---

<sup>①</sup> 本书中的部分章节,曾发表于《德国古典哲学》(俞吾金等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经原出版社同意用于此书。

# 目 录

导言	1
<b>第一部分 理性批判的哲学</b>	<b>1</b>
第一章 思辨理性	9
一 形而上学与认识论	9
二 先天综合判断	16
三 先验感性论	19
四 先验分析论	26
五 先验辩证论	42
第二章 实践理性	53
六 实践理性问题	56
七 道德法则	60
八 道德动机	63
九 至善难题	65
第三章 美学与目的论	69
十 判断力问题	69
十一 反思性判断力	73
十二 美与崇高	79
十三 目的论	88
<b>第二部分 实践理性与兴趣问题</b>	<b>99</b>
第四章 理性与兴趣	110

十四	批判哲学的三种兴趣	110
十五	实践兴趣及其渊源	118
十六	理性兴趣	130
第五章	兴趣与实践理性的动力	146
十七	道德兴趣的对象	149
十八	作为动力的兴趣	162
第六章	兴趣与实践理性的实现	176
十九	至善的兴趣	178
二十	自我兴趣和他者的兴趣	190
第七章	美的兴趣	204
二十一	无利害的兴趣	205
二十二	可普遍性传达的兴趣	209
二十三	经验性兴趣和智性兴趣	214
二十四	兴趣问题的小结	218
<b>第三部分 宗教、历史和政治</b>		237
第八章	宗教哲学	241
二十五	从道德到宗教	241
二十六	上帝存在的问题	244
二十七	根本恶	249
二十八	伦理共同体	254
第九章	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	260
二十九	普遍历史	261
三十	权利与公共权利	269
三十一	永久和平	275
三十二	永久和平的保障	280
<b>主要参考文献</b>		301

# 第一部分 理性批判的哲学

伊曼努尔·康德，于 1724 年 4 月 22 日出生在东普鲁士的首府哥尼斯堡，父亲是马具师，整个家庭深受当时新教中的虔诚派的影响。从 8 岁到 16 岁，康德在腓特烈中学接受教育，1740 年进入哥尼斯堡大学。在大学期间，康德学习了数学、自然科学、哲学、神学和古典语言学等课程。之后，迫于生计，康德离开学校在哥尼斯堡附近做家庭教师，直到 1755 年才返回学校，以一篇题为《简述几个关于火的思考》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并于同年以另一篇论文《对形而上学知识的基本原理的新解释》通过答辩，成为哥尼斯堡大学哲学系的编外讲师。此后的 41 年，康德一直任教于哥尼斯堡大学，并且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1770 年，康德成为逻辑与形而上学教授，1796 年 7 月开设最后一次讲座，1804 年 2 月 12 日逝世。

18 世纪是西方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性关口，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逐渐形成的各种力量正酝酿爆发。康德生逢其时。就是这位以严格单调的、近乎机械的生活方式闻名的哲学教授，引发了一场思想史上的颠覆性革命。

以 1770 年的教授就职论文《论感觉世界与理智世界的形式和原则》为标志，康德的思想发展一般被分为此前的“前批判时期”和此后的“批判时期”。

在“前批判时期”，康德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明显地表现在他的研究和著述中。在《对于活力的正确估测》(1749)中，康德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莱布尼兹学派和笛卡尔学派在关于力的测量上的分歧。《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1755)根据牛顿定理推测了太阳系和宇宙的起源，其中首次提出的天体演化的星云理论，后来被称为“康德—拉普拉斯理论”。《自然单子论》(1756)则试图证明单子的不可分割性和简单性与空间的无限可分割性并不矛盾。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使得康德进一步思考人类普遍理性的可靠性问题，这种思考的不断深入显然影响到了多年以后由《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发动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革命。按照他的说法，纯粹理性批判的任务就是“通过我们按照几何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范例着手一场形而上学的完全革命来改变形而上学迄今为止的处理方式”<sup>①</sup>。西方近代以来，人文学科对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的借鉴和模仿颇为流行，尤其是哲学。但康德要求形而上学向几何学和自然科学所借鉴的并不是简单的方法论，而是某种确定性和完备性。然而，这种确定性和完备性又显然不是任何自然科学仅仅凭借自身的公式或法则所能够提供的。

其实，康德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与他的哲学思考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康德进行哲学探索的入径是形而上学，即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和人类的道德基础等问题。尽管这些古老的形而上学问题因启蒙思想的流播而在当时遭遇到巨大的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冷落，但却仍然是哲学要面对的主要问题。而在当时德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莱布尼兹—沃尔夫体系”的形而上学，则构成了青年康德进行哲学研究的主要思想背景和问题意识的源头。

康德早年在这方面的著述颇丰。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授课资格论文《对形而上学知识的基本原理的新解释》中，康德试图修正莱布尼兹的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并反对沃尔夫对莱布尼兹哲学的系统阐释。

在《负量概念引入哲学的尝试》(1763)中，康德第一次提出了因果

<sup>①</sup>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律的有效性问题。

在《证明上帝存在的唯一可能的论据》(1763)中,康德批判了传统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表明了用自然神学的论证和设计论证来证明上帝存在都是不充分的,但笛卡尔与沃尔夫试图以“上帝”这一概念本身来推导出其存在,同样不足取,因为“存在并不是一个谓词”<sup>①</sup>。

《论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理的明晰性》(1764)则认为虽然自然神学的原理已经具有最高的明晰性,而道德形而上学的原理却仍模糊不清,因此,我们首先必须确认,支配实践哲学的基本原理的究竟是认识能力还是情感。

《以形而上学家的梦解释视灵者之梦》(1766),是以当时著名的瑞典的神秘主义思想家、视灵者斯维登堡<sup>②</sup>为例证,借描述神秘主义来显示形而上学本身的缺陷,并提出人类理性本身的界限问题。在此文的“实践性结论”中,康德主张,就人类本性和道德的纯粹性而言,与其将善行建立在对另一个世界的希望之上,不如反过来,将我们对另一个世界的期待建立在对善良灵魂的感知上。因为对于人类理性而言,许多事情是不可知也无需知道的。关于“灵魂”问题,康德认为尽管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但对他本人而言,将只是策略问题。

一般认为,1770年的教授就职论文《论感觉世界与理智世界的形式和原则》,是康德转向批判哲学的重要标志。这篇论文的重要之处,在于康德严格区分了知性与感性,或者说是提出了某种感性与知性的绝对非连续性的新观点。康德把感性看作是主体的接受能力,经由这种能力,对象才可能影响到主体的表象;知性则是主体的另一种能力,主体凭借这种能力可以表象那些无法由感性获得的东西。理智世界与感觉世界有着各自不同的对象和法则,感性的对象是现象,知性的对象是本体。在康德看来,对两者的严格区分是恢复了古代哲学的高

<sup>①</sup>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sup>②</sup> 斯维登堡(E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18世纪瑞典神秘主义思想家,主张万物有灵论,推崇视灵术。其神秘主义思想在西方影响深远,尤其是对众多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产生过重大影响。

贵的思想任务。真正的形而上学是不掺杂任何经验性原理的。此外，康德还把时间与空间看作是感性的主观形式；并认为道德原理是知性的，为我们提供道德判断基本原理的道德哲学属于纯粹哲学，只能由知性去构建。

尽管康德僻处哥尼斯堡，但时代的风尚仍然影响到了他。启蒙思想作为一股强大的思潮在德国产生影响要晚于英国和法国，而且德国的启蒙思想的情况也相对较为复杂，不少德国的启蒙学者面对启蒙的一般原则，即理性主义和历史进步论的时候，常常持一种较为审慎的态度。紧接着启蒙思潮，另一股强大的思潮，即浪漫主义运动给德国文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很快便与启蒙思潮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康德与德国启蒙运动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和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些领军人物都有交往或保持通信，比如莱辛、门德尔松、哈曼、赫尔德等人。但是，对他的哲学思想真正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却是德国以外的两个人：休谟和卢梭。

从康德 60 年代的作品，尤其是 1770 年的教授就职论文中，我们确实可以找到他之后在批判哲学中阐发的那些革命性思想的某些要素。1781 年的《纯粹理性批判》最初的设想就是对教授就职论文的扩充。但关于他的思想从前批判时期到批判时期的变化，到底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发展演变，还是某种突发的转折，历来莫衷一是。即便如此，通过康德本人留给我们的文字，我们还是能够确切得知康德的批判哲学的诞生与他对休谟 (David Hume) 和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的“发现”是密不可分的。

1771 年 7 月，《科尼斯堡学术政治报》刊出了一篇题为《怀疑主义者的夜思》的文章。这篇文章其实是休谟《人性论》第一卷的结论部分的德语译文，译者是哈曼 (Johann Georg Hamann)。休谟在文章中强调因果关系只是“因习惯而得来的那种心理的倾向”<sup>①</sup>，是全然主观的东西，理性则是可疑的。这一时期正是康德的哲学思想发生决定性转向的时期，这一时期休谟给他带来的问题是决定性的。在 1783 年的

<sup>①</sup> 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郑之骥校，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297 页。

《未来形而上学导言》中，康德承认是休谟的提醒在多年前打破了他的独断论的迷梦，并因此而开辟了他在思辨哲学的探索上的全新的方向。但是，康德紧接着又说，他并不因此而接受了休谟的结论，他要做的是尽可能更加详尽地探讨休谟的问题。可以说，休谟的思想甚至直接决定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方向。

如果说休谟的思想直接启发了康德的思辨理性研究，那么卢梭对康德思想的影响却远远不止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探索。同时代的思想家中，除了卢梭和休谟之外，哈奇生、沙弗兹伯里等都对康德的道德哲学产生过影响。但是，卢梭的影响却更为全面，也更为根本。可以说，休谟帮助康德更清晰地把握了他所进行的哲学探索中遇到的难题的关键所在，而卢梭则促使康德确认了这种哲学探索的全部意义所在和努力的方向。

早在 60 年代，卢梭的《爱弥尔》一书出版后不久，康德便读到了它。在 1764 年所写《〈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反思录》中，康德提到了卢梭给他带来的震撼和惊喜：“从天性上说我是研究者。我感到一种对知识的渴望，一种难以满足的不断向前的冲动，以及每一次成功所带来的愉快。曾有一段时间，我认为这会给人类带来光荣，并藐视无知无识的愚昧人。卢梭纠正了我的错误。上述盲目的优越感消失了……”<sup>①</sup>可以说，卢梭对于康德后来的批判哲学的根本取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最终发展出以实践哲学为内核的批判哲学体系。

从 1770 年发表教授就职论文到 1781 年发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康德历经了 10 多年所谓的“沉寂的岁月”。在这期间他几乎没有发表其他作品，而是潜心思考教授就职论文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休谟的怀疑论带来的新问题，并且着手拟定新的哲学研究的构想。从保存下来的康德与友人的通信中，我们得知最初的这一构想和写作计划是包括了形而上学、道德哲学和美学的一个整体。其间经过了再三的修改和反复，直至 1780 年，康德才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赶写出了其中的理论哲学的部分，即《纯粹理性批判》，并于次年出版。

<sup>①</sup> 康德，《〈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反思录》，曹俊峰译，引自《康德美学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05 页。

第一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之后的近 16 年，是康德理论创作的高峰期，他的批判哲学体系也“完成”于这一时期。康德在 1787 年 12 月 28 日和 31 日致莱因霍尔德 (K. L. Reinhold) 的信中，专门提到了他从 70 年代以来就开始构想的这个体系的完成情况。“人类的心灵具有三种不同的能力：认识的能力，感觉快乐与不快乐的能力，以及欲望的能力。在《纯粹(理论)理性批判》中，我发现了第一种能力的先天原则，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我发现了第三种能力的先天原则。同样，我也试图发现这第二种能力的先天原则，尽管过去我曾认为不可能发现这样的原则……现在，我可以认识到哲学的这三个部分了，其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其先天的原则。人们可以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并且可以为基于它们之上的知识划定各自确切的范围：理论哲学、目的论和实践哲学。”<sup>①</sup>康德所说的人类心灵的三种能力，即认识能力、感觉快乐或不快乐的能力和欲望的能力，也就是知、情、意，它们也构成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各自的主题。当时康德已经完成了第二批判，即《实践理性批判》(1788)，并且正在写作其批判哲学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作品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1790)。

在这期间，为了方便读者对第一批判的理解，康德撰写了《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并修订了第一批判的重要内容，于 1787 年出版了第二版。同时，康德还完成了《道德形而上学原理》(1785)、《纯然理性范围内的宗教》(1793)、《道德形而上学》(1797)、《实用人类学》(1798)。康德关于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宗教哲学的重要作品，还包括《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什么是启蒙》(1784)、《对人类历史起源的推测》(1786)、《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1793)、《论万物的终结》(1794)、《永久和平论》(1795)、《学科之争》(1798) 等。晚年的康德仍然致力于如何联结先天思想和实际经验这个他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他最终也没能完成的手稿，后来以《遗著》

<sup>①</sup> I. Kant, *Philosophical Correspondence 1759–99*, edited & trans by Arnulf Zwei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p. 127–128.

为名出版。此外,康德还留下了大量的讲义、授课笔记、写作的草稿以及与友人的通信,经整理后陆续出版的有《形而上学讲义》、《伦理学讲义》、《宗教的哲学原则》,等等。

对于康德哲学的根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历来聚讼纷纭,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康德哲学主要是在解决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倾向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即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的极端形式和以莱布尼兹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之间的冲突。而康德对这种冲突的最终解决方式其实是一种折衷和调和。然而实际上,康德的批判哲学所关注的东西远远超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冲突。对于康德而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冲突的背后,是西方近代以来凸显的自然和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如何恢复理性的尊严与人类的独立价值的根本问题。而这正是卢梭留给康德的问题。所以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才会说在整个18世纪,卢梭就只有一个真正的读者,那就是伊曼努尔·康德。<sup>①</sup>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方法论”标题为“至善理想作为纯粹理性最后目的之规定根据”的地方,康德给自己提出了他的哲学思考要解决的三大问题:1. 我能够知道什么? 2. 我应当做什么? 3. 我可以希望什么? 康德曾根据所依据的原则的不同将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理论哲学就是认识论,广义的实践哲学包括伦理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等,狭义的实践哲学就是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上面的第一个关于“知道”的问题是认识论要处理的问题,第二个关于“应当”的问题是伦理学要处理的问题,但同时也涉及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第三个关于“希望”的问题是宗教哲学或道德神学要处理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历史哲学。

在1793年5月4日给司徒林(C. F. Stäudlin)的信中,康德再次提及了这三个问题,并且把这三个问题分别归结为形而上学问题、道德问题和宗教问题。紧接着,康德写道:“接着是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題:人是什么?”<sup>②</sup>在《逻辑学讲义》中,康德说得更加明确:“但是从

<sup>①</sup> 参见卡西尔,《卢梭·康德·歌德》,刘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sup>②</sup> *Philosophical Correspondence 1759–1799*, p. 205.

根本说来,可以把一切都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有关系。”<sup>①</sup>可以说,康德一生的哲学探索,都是围绕着“人是什么”这一永恒的问题展开的。

这一部分共分三章,将围绕康德的三部批判作品,分别从思辨理性、实践理性、美学与目的论来介绍康德批判哲学的主要出发点,先验哲学的基本原则、核心概念以及主要内容。第一章以《纯粹理性批判》为核心,介绍康德的理论哲学,从作为康德哲学基本背景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问题进入,落实到“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继而从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三个层面展开论述。第二章以《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实践理性批判》为核心,分别论述了康德的实践理性在批判哲学体系中的位置、道德法则、实践理性的动力以及至善问题。第三章则围绕《判断力批判》,讨论处于批判哲学体系中的判断力与思辨理性及实践理性之间的关系、反思性判断力问题、美与崇高问题、目的论问题以及道德神学问题。

<sup>①</sup> 康德,《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杨一之校,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5页。

# 第一章

## 思辨理性

康德的理论理性或纯粹思辨理性的批判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我能够知道什么”的问题，这同时也是认识论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基础。正是通过对人类认识能力本身的批判性研究，康德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进行了彻底的清算，提出了著名的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并建立起先验哲学的理论体系。康德的批判时期涉及认识论的主要作品包括《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和第二版）、《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形而上学讲义》等。其中，《纯粹理性批判》既是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奠基之作，也是康德探讨认识论问题的主要著作。

### 一 形而上学与认识论

对于康德和同时代的哲学家们来说，形而上学的问题仍然是哲学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上帝的存在、灵魂的不朽、人的自由的可能性、精神与肉体的关系，等等。一方面，从思想演进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可以被看作是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思想遗产；但另一方面，随着近代以来科学精神的发展，知识以及认识的问题日益受到哲学的关注，那些古老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也已经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新内涵。在康德那里，认识论问题就是伴随着形而上学问题被提出来的。

康德的认识论既是对人类的认识能力本身的批判，也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同时还是对于建立一门全新的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的探索。他把出自先天原则的认识能力称为纯粹理性，并把对于这种认识能力的可能性和界限所做的批判性考察称作纯粹理性批判。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序言中，康德对于这部著作的宗旨有